联合国 S/PV.8880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八八〇次会议

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基马尼先生/基博伊诺先生/托罗伊蒂奇夫人	（肯尼亚）
	中国	耿爽先生
	爱沙尼亚	于尔根松先生
	法国	加斯里夫人
	印度	拉古塔哈里先生
	爱尔兰	伯恩·内森女士
	墨西哥	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先生
	尼日尔	奥吉先生
	挪威	赛义德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德松女士
	突尼斯	本拉哈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法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德劳伦蒂斯先生
	越南	范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21/861)

21-29122 (C)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21/861）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外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维奥萨•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1/861，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安理会，向它通报自我们上次在4月开会（见S/2021/370）以来科索沃的重要事态发展。

在秘书长报告中详述的正式报告期结束后，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除了让人想起最近在科索沃发生的事件，还提醒人们，在政治上缺乏谅解和沟通还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特别是在缺乏信任的脆弱安全环境中。

9月20日上午，普里什蒂纳在科索沃北部开展了一次警察行动，以执行新的车牌有效性制度。鉴于多年来通过欧洲联盟（欧盟）主持的对话就行动自由问题进行敏感的长期讨论的历史，期望有关方面与受影响者及早进行清晰的沟通，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当局几乎甚至根本就未曾试图进行此类沟通。没有事先通知实地的国际社会，包括负责维护安全无虞环境的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

结果，由于北部的抗议者封锁了行政边界线北门的交通，出现了对峙。配备长武器的科索沃警察部队特种部队乘坐装甲车部署到北部过境点。这些部队曾一度使用催泪瓦斯和冲震撼弹，试图驱散抗议者。在随后的几天里，抗议者和特别警察部队的人数都有所增加。9月26日，祖宾波托克的车辆登记中心发生了一起原因不明的火灾，而前一天、即9月25日北部另一个公共办公室发现了未引爆的弹药。就塞尔维亚而言，其军队则在行政边界线北面边境部署了一个排的反应部队，并出动军机在同一地区进行了几次飞行。

鉴于北部互不信任的历史和社区关系的敏感性，对于这种力图强制更改某项政策的做法所引发的反应，像我这样拥有长期实地经验的国际官员根本就未感到惊讶。这一行动未通过既有渠道——首先是欧盟推动的行动自由对话——进行讨论，导致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了10天。这一升级是可以避免的，但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经欧洲联盟高级代表博雷尔斡旋，并在美国外交的支持下，达成了一项协议，以缓和这一危险局势。协议规定，科索沃特种警察部队从北部撤出，驻科部队增派人员，以建立一个安全无虞的环境。有关方面就车牌有效性商定了一项临时解决办法，并将在今后六个月内继续进行讨论。

我们在北部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一起“擦伤”事件，但它很容易变成真正的“大出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人亲自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直接进行交涉，从中可见局势的脆弱性。我领导的特派团在密切监测局势的同时，还利用我们在北部经验丰富的人员，在实地发挥调停作用，鼓励保持平静，减少特种警察与公众之间发生意外或不受控制

的对抗的可能性。我还大声反对单方面行动，呼吁负责任地履行领导职责，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继续进行政治对话。

然后，就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科索沃警察特种部队再次被部署到北部，参加在科索沃数个地点进行的所谓反走私行动。值得怀疑的是，在部署特种警察部队之前，有关方面是否曾以适当方式通知驻科部队。当天，这一行动引发了进一步的抗议和冲突，导致大量抗议者、警察和未卷入的平民受伤，其中包括一起由警察开枪造成的危及生命的枪伤事件，具体情况尚待查明。

北米特罗维察的平民报告说，他们在家中因警察使用了几个小时的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而受伤。抗议者投掷石块，并据科索沃警方称，一些嫌疑人使用火器与警察交战。正如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利后来指出的那样，

> “危及稳定的单方面和不协调的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必须通过欧盟推动的对话解决问题。”

考虑背景和负责任地深谋远虑，对于避免意外后果和战略风险升级至关重要。最近的行动加深了北部塞族人感到的不信任，并导致贝尔格莱德做出强烈反应，使得现在更有必要重新作出负责任的对话承诺。

我已经与库尔蒂总理和武契奇总统详细谈论了9月20日至30日的事件和其他问题。我还与有关外交人员，特别是代表美国、俄罗斯联邦和中国的外交人员以及驻科部队指挥官和欧盟官员进行了交谈。在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关系、区域稳定以及不可或缺的对话进程方面，有几个重要的教训——或许说得更好的是提醒。对话可以而且应该是用来避免危险的机制，这些危险虽不太明显，但与过去20年期间一样真实。该地区的历史悲惨地一再表明，表面上的小事件、误读意图以及彻头彻尾的错误都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安全局势升级，使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包括我的团队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内的国际行为体欢迎武契奇总统和库尔蒂总理最近于10月6日在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期间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场的情况下会面。尽管如此，说我们能够看到恢复对对话（对话仍然是能够继续进行负责任和注重结果的讨论的唯一论坛）的真正承诺还为时过早，也过于乐观。

我在与武契奇总统和库尔蒂总理会谈期间，提出了保持对话连续性的重要性。这对于负责以有意义的方式领导这一进程的欧盟机构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我在与亦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国际大国的代表会晤中注意到和听到的是，尽管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确实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即除了持续参与对话外，没有其他合理的选择。最起码的事情是帮助避免过去几周显示出的倒退可能性。此外，重要的是支持可能有助于促进西巴尔干所有邻国之间负责任关系的所有倡议。

在我看来，信任仍然是最短缺的要素:对本着诚意的谈判的信任、代表与其选区之间的信任以及对为实现这两者而建立的机构的信任。观察六年多来的许多对话周期，我个人坚信，如果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在内的各族群的绝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政治讨论和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或与之有利害关系，如果没有社会动员，如果他们至少不知道正在讨论什么，那么改变关系和解决长期紧张局势的所有努力注定将难以实现。促成一项书面协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但手头有一份文件不等于手头有一项解决方案。那些能够对谈判各方施加更大影响力以取得成功的人，大多被令人厌倦的争论和高喊民族主义的政治口号弄得筋疲力尽。在科索沃是这样，在塞尔维亚是这样，在整个地区都是这样。

由于科索沃两天后即将举行另一次地方选举，现在中央和市一级的重点应放在满足民众对变革的热切期望上。为什么在过去大选中投票率如此之高？事实上，人民的诉求是建立一个更顺应民意、更负责任的政府，包括具体落实在竞选期间承诺的改革议程。更重要的是，与过去相反，选民们显然

希望公共机构为人民的福祉服务。他们想要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机会平等、公平、问责以及可靠地诉诸法治。因此，库尔蒂总理至少两次向我介绍了他的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他向我保证，他把重点放在这一改革议程上，称之为他的头等要务。正如我私下所做的那样，我今天公开敦促政府把重点放在重建科索沃所有族群和政治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破裂的信任纽带上。

重建信任需要以真诚的态度开展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进程，并在科索沃不同族群之间营造令人鼓舞的气氛。成熟和负责任地对待过去是实现稳定的先决条件，这包括避免为了获得政治优势而将造成分裂的种族民族主义主题工具化。

在过去一年里，我与该区域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包括与武契奇总统和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的会谈。我要强调，务实的区域办法已开始演变，正在利用增加繁荣这一共同利益作为实现一个更稳定区域的引擎。在我看来，同柏林进程一样，由武契奇总统、拉马总理以及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推动的“开放巴尔干”倡议（部分模仿柏林进程）尽管在细节和形式上存在分歧，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有希望的一步。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继续对科索沃和该区域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遏制其蔓延并减轻其社会经济后果是另一个需要跨界、跨境、跨族裔合作的问题。联合国通过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的捐款，向科索沃的疫苗接种方案提供帮助，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一直在与当局密切合作，鼓励和促进接受疫苗接种和预防措施。我感到自豪的是，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为提高科索沃的COVID-19 检测和疫苗接种能力作出了贡献，并向最脆弱者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和设备。它们还把重点放在客观监测与疫情有关的人权保护方面。在总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不仅在科索沃特派团，而且在实地的所有其他联合国实体，成功地为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家属，包括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及家属完成了疫苗接种。

根据我们的任务规定，特派团继续在实地多个部门和多个工作领域广泛参与，其基础是一项旨在促进和支持科索沃不同族群间建立信任的议程。

我已经说过，信任是我投入时间和特派团愿景的重点所在，是我们通过经验而形成和完善的一项战略。基于我前面强调的原因，这种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利用我们的方案资金这一重要工具，通过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小组和我们的许多国际伙伴与相信共同拥有和平未来的不同族群成员携手合作，为我在2018年主办的联合国建立信任论坛期间制定的几乎所有目标定下了基调，并为实现这些目标播下了种子。

从我们促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到支持多语种教育、资助和共同发起电视和新媒体平台辩论，以及为诉诸司法提供法律援助和教育，通过开展这些工作，我们帮助促成了秘书长改革方案和《我们的共同议程》中阐述的以人为本的做法和社会层面参与的模式。

这是一种催化剂作用，我们的特派团仍然致力于此，参与变革的呼声并增强其力量，同时运用我们的创造力、对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分析来促进所有人的长期和可持续利益。在我看来，这样的工作是可持续协议的基石，而如果没有这种协议，公众不信任和为短期政治利益使用分裂言论的恶性循环只会重演。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有可能破坏在重建族群间信任方面取得的稳步但脆弱的进展，我对此深感关切，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应对此有所警觉。

我衷心感谢安理会成员多年来对我本人和科索沃特派团的关注和持续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发言。

塞拉科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要向古特雷斯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塔宁先生表示感谢，感谢提交的报告（S/2018/861），感谢他们为执行科索沃特派团任务规定所作的努力。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继续关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塞尔维亚共和国高度重视联合国驻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特派团的活动，并支持它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尽可能高效地开展工作，并且规模不减，目的是在该省建立和维护持久和平、稳定与安全。我请塔宁先生接受我们对他的参与以及我们在他任职期间所取得的合作的感谢。

令人深感遗憾和关切的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安全局势在过去一段时期的特点是，各种出于族裔动机、以塞族人为攻击目标的袭击和事件越来越多，这也在报告中提到。此外，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继续采取单方面步骤，拒绝执行布鲁塞尔对话中达成的协议，对塞族人的制度性歧视、对塞尔维亚东正教场所的袭击以及对该省塞族族群经济可持续性的破坏，所有这些也令人深感遗憾和关切。

我们看到，普里什蒂纳每天都在加速进行危险的挑衅，从而严重威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安全，并直接违反在布鲁塞尔对话中达成的协议和安排。

所谓的科索沃警察特别区域行动部队最近一次于10月13日暴力侵入科索夫斯卡-米特罗维察北部，这是第九次此类行动。催泪瓦斯、冲击炸弹（shock bombs）和肆无忌惮的暴力正在成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塞族人的日常所见，因此必须立即停止。

在普里什蒂纳特种部队最近一次使用枪支和化学品发动的袭击中，71岁的Verica Djelic死于干涉行动中使用的化学品。1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受伤，其中36岁的Srecko Sofronijevic背部被自动步枪击中，伤势严重。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也是枪击的目标。如欧洲联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先生所说，最近单方面行动的虚假借口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走私。

塞尔维亚坚决反对有组织犯罪和走私，但安全理事会成员应该知道，我们大家都认同的这一重要而普遍的全球目标被玩世不恭地用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武装袭击，首先是对向塞族和其他族裔的患者提供极其重要药品的药房进行自动步枪袭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方选举前四天，为了以不负责任和不人道的方式获得选票，临时自治机构现政权完全出于分裂主义目标，违背第 1244（1999）号决议，使用人们赖以维持生命的药物来证明其对地位的立场。

就在几天前，普里什蒂纳方面的另一次挑衅导致了一场危险的危机，当时，所谓的科索沃警察特别区域行动部队人员携带长枪并有装甲车增援，被部署到塞尔维亚中部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 Brnjak 和 Jarinje之间的行政过境点，以便取下塞尔维亚车牌，换上临时车牌，从而暴力阻止公民的自由通行。

这些事件不是在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最新报告所述期间发生的，但我们应当在这个场合讲述这些事件，以便让大家了解实地局势的严重性以及普里什蒂纳单边行动的后果可能多么严重。

完全由阿族人组成的全副武装的普里什蒂纳警察部队利用各种借口和出于各种动机过度使用武力，侵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北部，这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有可能破坏实地本已敏感的安全局势。普里什蒂纳特种部队人员最近又侵入该省北部，目的是耀武扬威，挑衅塞族人，进一步恐吓他们，并激起贝尔格莱德的仓促反应。

显而易见，普里什蒂纳妄图以这种举动取消持续10年的对话，而对话是解决未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些挑衅再次表明，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不仅无意执行在布鲁塞尔对话中商定的一切，而且还妄图彻底抛弃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对话。国际社

会一些重要行为体长期以来一直公开发出信息，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和建设性行事，但这并不能有效应对普里什蒂纳出尔反尔、危险玩火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会造成不可预见的后果。只有一个动荡来源；它有一个名字——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在10月13日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显然可以而且必须采取紧急和果断行动来予以阻止。现在很明显，这些事件不再是普里什蒂纳的零星和孤立的挑衅行为，而是出于族裔动机对塞族人实施暴力和进行歧视的有组织运动。

我们还对普里什蒂纳最近于10月8日公布对源自塞尔维亚中部的某些产品征收关税表示关切。我们提醒安全理事会，2018年11月，普里什蒂纳单方面决定对来自塞尔维亚中部的产品征收关税，结果造成事实上的全面贸易封锁以及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的长期停滞。与普里什蒂纳持续寻求通过单边行动提高针对塞尔维亚中部的壁垒形成对照，贝尔格莱德坚持不懈地努力放宽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的流动，这是我们“开放巴尔干”倡议的基本目标。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加入了该倡议，但普里什蒂纳没有加入。

在最新报告所述的2021年3月至9月期间，针对塞族人、其私有财产及宗教和文化遗迹实施了近100次出于族裔动机的袭击。在袭击频率增加的同时，出于族裔动机的暴力也有所加剧，这种暴力越来越多地将儿童、老人、妇女、当地为数不多的回返者以及塞族东正教会的教堂和其他财产作为目标。此举的意图是加剧仍在当地居住的塞族人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并吓阻潜在的回返者，事实上是告诉他们，当地阿族民众可以攻击他们而不受惩罚，可以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生活。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塞族人处境的最醒目例子是德拉吉卡·加希奇女士的遭遇。6月初，这名流离失所者再次搬进她在察科维卡镇的公寓房。在这个被当地阿族人自豪地称为塞族人禁地的市镇，加希奇女士刚一返回，就首先遭到生活在那里的阿族民众的身体和言语攻击。身患重病的加希奇女士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遭到当地自治机构和警察实施的体制性迫害。由于她是20多年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返回察科维卡的塞族人，本可以期望，在那一时刻，至少民间社会组织会试图保护她的权利。然而，来自察科维卡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从国际捐助者那里获得资助来开展有关加强民主和法治项目的非政府组织，不久便加入了旨在驱逐加希奇女士的活动。

我还必须提到仍居住在佩奇市中心的唯一塞族妇女、退休教师鲁梅纳·柳比奇的房子最近遇袭事件。10月13日，在仅仅24小时里，她房子的窗户就遭到两次石块袭击。

加希奇女士和柳比奇女士的困境可怕地反映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20多万流离失所的塞族人和非阿族人中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真实人权状况——只要他们在20多年后鼓起勇气返回自己在该省的家园。我谨再次提醒安理会，1999年以来，在境内流离失所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当中只有约1.9%的人得以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的规定持续地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

因此，我相信，这些例子将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实地的国际存在今后优先关注流离失所者的回返问题，这是第1244（1999）号决议所规定科索沃特派团任务授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我特别感谢秘书长继续关注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并在其报告的结论中再次呼吁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可持续回返和回返者可持续重返社会创造条件。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的塞族中世纪遗迹，包括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濒危遗产名录的无价遗迹，不断受到威胁，仍然属于欧洲最濒危文化遗产。我谨回顾，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有1300多个塞族教堂和修道院。对塞族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攻击同时也是对该省塞族人身份认同的攻击，并直接影响他们的安全感。

不尊重该省塞族文化和宗教遗迹的一个醒目例子是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的遭遇。该修道院受到威胁，自2000年以来多次沦为袭击和炮击的目标，因此仍然受到驻科索沃部队的保护。该修道院是一系列敌对行动的目标，歹徒没有因为它是世界遗产而却步。尽管经常有相反的声明，包括普里什蒂纳的所谓“宪法法院”五年前确认该修道院对逾24公顷土地的所有权的裁定，但这并未得到遵守。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就此作出的评估。

塞尔维亚共和国仍然致力于按照第1244（1999）号决议的规定寻求一个折衷的政治解决办法，以确保持久和平与稳定。我们坚信，举行对话和落实已达成的协议是解决所有未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作为致力于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和联合国成员，塞尔维亚反对任何企图在对话方之间人为搞平衡以及把单方行为说成是双方都有责任的做法。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达成《布鲁塞尔协定》八年之后，尽管贝尔格莱德已经履行了它根据《协定》承担的所有义务，但是建立塞族市镇共同体的工作仍未启动。

在能源、司法、迁移自由和官员访问等方面，普里什蒂纳一再违反或阻挠对话达成的协定，例证不胜枚举。其中一个例证是对伊万·托多西耶维奇处以两年监禁的判决，秘书长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个例子。欧洲联盟代表也表示，此举直接违反《布鲁塞尔协定》。普里什蒂纳的行为导致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和解进程遭到无法估量的破坏。尽管欧洲联盟委员会解释说，此举违反《布鲁塞尔协定》，因为托多西耶维奇必须由一个塞族法官占多数的委员会作出判决，但是普里什蒂纳仍然没有就此采取任何行动。普里什蒂纳还继续禁止塞族官员入境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作为《协定》担保方的欧洲联盟必须坚决要求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着手落实已经达成的全部协定。

塞尔维亚共和国一如既往，始终充分致力于解决失踪人员问题，这也表现在它与相关国际机制通力合作，并参与失踪人员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我们期待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代表履行其义务。

有鉴于我今天在本次会议发言中所说的一切，我们认为，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驻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国际机构仍然不可或缺。除科索沃特派团之外，驻科部队是重要的安全保障者，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由于参与法治领域的工作，它们的存在也很重要。

我谨再次强调，塞尔维亚充分支持遵守国际法，全面落实第1244（1999）号决议，也支持科索沃特派团不缩小活动范围并拥有适足财政资源，以便特派团能够履行决议授予它的职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发言。

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对于今天作为科索沃共和国总统在此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感到荣幸。

22年，我收听联合国就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命运举行的会议时，还在山中避难，躲避塞尔维亚军队对我们全体民众发动的炮击和投掷的手榴弹。今天，22年后，我有幸作为新当选的科索沃共和国总统，代表我国人民，代表科索沃全体民众。

实际上，我今天能够坐在安理会成员中间，完全是因为科索沃人民下定决心，百折不挠地开展解放斗争，使我国摆脱压迫和灭绝种族的统治，实现我国独立和主权。

只有在盟友帮助下，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盟友认为我们应当拥有自治权，有权建立国家，这些盟友在最黑暗和最光明的日子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所有在当时就相信我们、并在我们揭开进步的新篇章之时继续与我们携手同行的人，我想用片刻时间，发自肺腑地说一句“谢谢你们”。我代表科索沃共和国全体人民感谢他们。

自那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的故事远未结束，我们的很多潜能还有待实现。但是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将拥有安理会成员席位，这些成员是今天组成联合国的各国大家庭的一部分。

我们经历了太多，我们作出了太大的牺牲，无法后退。因此，我们充满力量、无所畏惧地放眼未来，相信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年轻共和国的潜力。

正像最近有人所说的那样，科索沃是本地区希望的灯塔。科索沃人民拥护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他们拥护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价值以及本组织努力弘扬的价值。但是只有信任才能让希望熊熊燃烧。

我们的公民相信未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完善的法治。今天他们相信科索沃会成为一个平等、包容和尊重所有人的国度，我们正努力让他们的期望成为现实。事实上，人民对其机构的信任空前高涨。

这个国家先遭战争蹂躏，后遭疫情重创，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科索沃已经成为本地区最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今年，我们的国内总产值甚至有望取得两位数的增长。

今天，潜在外国投资者会发现，科索沃这个国家拥有真正富有才智、技艺高超、精通科技并且使用多种语言的青年，70%的人口在35岁以下；这个国家实行极具竞争力的低税率制度，拥有与欧洲联盟（欧盟）立法兼容的全新法律基础设施；这个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0%，这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地区的科技中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科索沃过去一直是净进口方，现在其产品日渐成为德国、瑞士、意大利、美国、联合王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市场上家喻户晓的品牌。我们的产品甚至开始销往乌克兰、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我们希望政治关系很快会反映现有的经济关系。换言之，科索沃正在向全世界证明它在诸多经济领域和其他部门富有变革精神。

科索沃尽管是欧洲最后开始接种疫苗的国家，但今天已不仅是接种疫苗最快的国家，而且其民众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本地区和某些欧盟成员国。

然而最重要的是，科索沃日益繁荣，进入了一个拥有空前的制度稳定性和信任度的时代。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实施改革以加强法治，我们希望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本地区以外，成为任人唯贤、有效治理的典范。

关于我们的成就，我可以向安理会成员提供无数统计数据，但是科索沃的故事自始至今都是人民的故事。今天，它是获得奥林匹克金牌的三位女性——马伊琳达、诺拉和迪斯特利亚的故事，她们让我们这个两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年轻共和国三度成为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

或者说，它是Fahrije Hoti和Krusha村妇女的励志故事。电影《蜂房》对她们有生动刻画，我请各位成员观看这部科索沃电影，它在圣丹斯电影节获得三项大奖，并有望在不久之后获得奥斯卡奖。这部电影极为有力地揭示了战争的可怕后果，完美再现了韧性、生存和胜利。

科索沃的故事也是一个接近14岁的独立国家的故事，在这个国家，Vasfije Krasniqi是得票率最高的议员之一，她是战争中强奸事件的幸存者，为人勇敢，仗义执言；Saranda Bogujevci在全家遭遇大屠杀时得以幸存，现在是议会副议长；在上次选举中，公民投票选出这一届议会，其中女性议员比例高于欧盟平均数，而且这个国家已是第二次由女性领导。除了在国内不断取得成就外，我们在世界各地令人积极参与和事业有成的侨民继续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无论是杜阿·利帕和丽塔·奥拉，还是世界知名的足球运动员、学者和科学家，我们都感谢他们所有人充当我国最伟大的使者，向世界展示科索沃的最好一面。

今天，我国是爱好和平和传播和平国家的真正代表。在维和任务中，我国士兵与美国部队并肩作战，继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专业精神。在近代史上规模位居前列的一场危机中，我国人民和机构向寻求避难的阿富汗公民敞开心扉。这不仅反映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面貌，而且也证实我们愿意站在盟友一边，积极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我们自己从前曾沦为难民，没有人比科索沃人民更了解他们的苦难。

我在此有太多的东西要分享，但现在，我请求每个人对科索沃人民保持开放的态度。其余事情由我们来做。请放心，欧洲这个最年轻的国家不仅会超出预期，继续巩固其国家地位，而且还会不断让我们的盟友引以为豪。

在我们讨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问题之际，我想花点时间向安全理事会成员说几句。22年前，科索沃特派团是在全然不同的情况下设立的。继北约干预以制止塞族对科索沃人民犯下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之后，安理会授权建立国际民事存在，以组建一个临时——我重复一遍，临时——行政当局。

国际法院——联合国的一个机关已确认，第1244（1999）号决议的法律制度仅应在科索沃最终地位确定之前才有效。这一地位于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独立得到永久确定，国际法院称，此举完全符合国际法，因为这是根据联合国特使阿赫蒂萨里先生的提议宣布的。

应塞尔维亚的请求，大会请国际法院对科索沃宣布独立作出裁决。这项裁决明确无误：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条款。因此，我们呼吁塞尔维亚遵守国际法，同样呼吁仍然对科索沃独立存有疑问的成员这样做。

今天的科索沃共和国是一个自由、享有主权、独立和日益繁荣的国家。这应该成为充分的佐证向各方表明，科索沃特派团不仅已超过任务期限，在那里的驻留也与国际法院的解释相悖。我们虽然感谢它开展的工作，但敦促安全理事会成员更好地使用其预算。我请它们在使用该预算时秉持公正，不要对科索沃北部发生的事情发出完全扭曲的信息，从而表现出空前偏见，这只会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

具有痛苦的讽刺意味的是，科索沃仍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虽然它是世界上最有力倡导和平与安全的国家之一。我们年轻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了解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极力想要避免这种破坏。科索沃人民的内心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希望放眼世界，培育现存关系，并与世界每个角落的国家的人民建立新的关系。我们热忱支持欧洲，也热忱支持北约。我们相信，一个团结一致的欧洲是一项政治和基于价值观的事业。我们信赖北约提供的和平与稳定。

同样，我们深刻信赖用联合国所体现的价值观来主导世界。只要科索沃被排除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之外，这个国际大家庭的集体努力就永远还差一步，而没有彻底完成其使命。预防未来大流行病、遏制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打击国际犯罪的共同项目将至少还差一步才能彻底完成。

在这方面，我今天表示，科索沃早就应该得到各方的支持，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并在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获得应有的席位，以便能够与其他所有成员一起讨论人类的共同命运。

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加入联合国、其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将标志着我们历来努力促进国内外福祉、和平和安全的工作得成正果。正因为如此，加入这些组织对我们非常重要，也成为我国外交政策努力的主要支柱。

科索沃也非常清楚，区域合作是我们加入欧盟之雄心的核心所在，所有这些举措都必须基于欧盟的规则。正因为如此，我们自豪地参加西巴尔干柏

林进程，这是旨在使本地区加入欧洲联盟的唯一倡议。

请允许我澄清一件事情，以防有人心存任何疑问。科索沃向来是和平的邻国：一个不动用其机构干涉他国内政或制造不稳定的邻国；一个珍视他国的成功并为之自豪的邻国。今天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看待区域合作的。

我们所在区域幅员很小，但是，科索沃在本区域的朋友却为数众多。这些朋友认可我国的奋斗和现实。他们与我们并肩而行，力争扩大我们的共同成就，并分担我们的共同挑战。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说塞尔维亚也是如此，但我今天可以说，我国科索沃致力于使塞尔维亚也是如此。

科索沃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对话旨在引导我们实现该项目标。科索沃已经、目前正在并且将继续不仅坐在谈判桌前，而且也积极参加对话，最终目标是相互承认。然而，对话的目的不是拯救任何参与该进程的塞尔维亚政客的个人职业生涯，也不是要提出属于十九世纪的危险冒进。不管我们的对话方可能抱有什么样的希望，但对话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关于科索沃的地位，因为该问题已于2008年在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得到彻底解决。对话在平等的双方之间进行，双方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

最重要的是，这种对话是为了最终受益者，即两国的公民和人民，并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安全的未来。尽管科索沃是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但是，我国继续大力倡导和平，秉持诚意与塞尔维亚进行对话。最近几个月，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科索沃继续提出各种想法，而塞尔维亚却拒绝一切，不认可对话内容。必须促请塞尔维亚以开放的心态、抱着推动本地区前进的想法参加对话。最重要的是，塞尔维亚需要明白，科索沃独立这一现实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的耐心不会被消磨掉。我们将继续成为对话的积极力量和建设性的一方，以最佳方式陈述我国的利益，为战争期间被迫失踪者伸张正义，并想方设法实现可持续的和平。

我们若想在该项工作上取得成功，就需要对方开始加以执行。科索沃已执行绝大多数协议——据布鲁塞尔称，逾90%。关于依照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规定建立单一族裔协会，该问题已提交我国宪法法院正式批准。然而，正是该法院裁定这项协议明显违反了我们的《宪法》，因为任何解释我们《宪法》-一部建立在促进和拥抱多族裔理念基础上的宪法-的法院都不能支持一项最终会适得其反的协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作为对话的担保人和调解人的欧洲联盟本身的说法，塞尔维亚没有执行三分之二--我重复一遍，三分之二--签署的协议。因此，我请塞拉科维奇先生不要就不执行问题对我们说教。这并不是塞尔维亚第一次无视其法律义务，如果塞尔维亚签署协议但从未执行，我们怎么能指望这是一个可信的进程？

尽管在2013年达成了一项协议--塞拉科维奇先生几次提到这一点--但贝尔格莱德政府仍未解散科索沃北部存在的非法犯罪机构。这些机构继续煽动恐怖并恐吓居住在北部的科索沃塞族人，不允许他们融入他们所属的社会。它们还参与挑战我们努力在我国这一地区建立法治的机构。让我澄清这一点--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是不容谈判的，必须毫不留情。与犯罪进行谈判和妥协就是成为犯罪的一部分。

科索沃多族裔警察机构本周三的法治行动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贴上在北部采取行动的标签，因为这是在科索沃各地针对不同族裔的人采取的行动，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直接参与走私和有组织犯罪。让我向安理会通报这一法治行动的实际情况。

对有组织犯罪进行调查的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塞尔维亚人，北部的大多数警察也是塞尔维亚人。8名

科索沃公民被捕，其中6人是科索沃阿族人，1人是波斯尼亚人，只有1人是塞族人。北约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 和美国及其他四国大使馆都很清楚，这是一次针对科索沃各地有组织犯罪的法治行动。既然我们在引述，那就请允许我澄清驻科部队的真正公开立场。

根据驻科部队的说法，

> “这次行动发生在几个城镇，包括北部城镇。就批准而言，科索沃警察完全有权力和责任采取法治行动。在实施这些权力和责任时，它不需要额外的许可。”

让我也引用美国的话。根据美国的说法，它关注的是

> “对警方行动的反应，而警方行动有利于整个科索沃的法治。针对警察、媒体和公民的暴力是不可接受的，需要加以解决” 。

根据联合王国的说法，

> “打击有组织犯罪符合科索沃所有公民的利益。我们支持科索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维护法治。用暴力和煽动性言论阻挠这一行动的努力只会帮助那些试图在科索沃族群之间制造分裂的人”。

根据德国的说法-显然是在塞尔维亚人的声明之后：

> “不要再把今天的警察行动与“水晶之夜” 事件相提并论，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比较助长了对大屠杀的歪曲和否认。要保护事实”。

这正是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保护事实。我还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将这些引述纳入他的下一份报告。

在我们的法治努力中，过去所获得的与现在正在发生的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类型的犯罪一直属于多族裔性质。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犯罪，不分族裔。然而，现在不同的是，打击此类犯罪的斗争是多族裔的。科索沃阿族警察和科索沃塞族警察正在并肩打击有组织犯罪。塞族法官、阿族法官、塞族检察官和阿族检察官正在并肩打击有组织犯罪。这就是不同之处--打击有组织犯罪是多族裔的，这就是它将取得成功的原因。

然而，还有更多。我们目睹来自塞尔维亚北部非法机构的威胁及其在科索沃塞族人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暴力行为。也许最令人关切的是，我们在过去几次选举中目睹并证明了这种情况，欧洲联盟的报告以及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详细说明了这种情况。不幸的是，在过去十年里，就车牌协议而言，塞尔维亚从未履行自己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在科索沃共和国公民每次越过边界时，它都以贬损和不人道的方式迫使他们摘掉车牌。

当该协议到期时，科索沃采取了协议本身规定的对等原则。作为回应，塞尔维亚利用其非法机构煽动暴力并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其公民烧毁公共财产并使用爆炸物进行袭击。与此同时，他们接近距离我国边境仅一公里的军用车辆和俄罗斯战斗机。在一次前所未有的、不必要的敌对行动中，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和他的武官一起出现，给塞尔维亚军队打气。在二十一世纪，哪有所谓热爱和平的国家如此明目张胆地威胁稳定？

我们的历史并非始于布鲁塞尔的谈判桌。我们都还记得1990年代在西巴尔干发生的巨大破坏和毁灭。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黑山同时努力实现不稳定，这绝非偶然。该计划有其策划者，名字就是塞尔维亚政府。这应在全世界敲响警钟，特别是引起那些与我们一起为我们地区带来和平的盟友的警觉。

武契奇在表达他雄心勃勃和危险的理想时，用的是简单明了的语言。他毫不掩饰对其前老板、巴尔干屠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钦佩。据他说，

> “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伟大的塞尔维亚领导人，他的意图当然是最好的，但结果很差”。

让我谈谈那个政权造成的结果。在米洛舍维奇在前南斯拉夫开展的种族灭绝战争中，约有14万无

辜者丧生。在科索沃，13 000多人被残酷杀害，20 000名妇女被强奸，1 600多人被迫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他们在塞尔维亚的乱葬坑里。如果我们把统计数字与前南斯拉夫的任何其他战争的数字相比较，我们的人均儿童死亡人数是最高的。100多万阿族人在科索沃的家园遭到种族清洗。

在科索沃和我们地区发生的事情就发生在安理会和全世界的眼前。只要我们发出声音，塞尔维亚否认这些罪行或改变历史的任何企图都不会得逞。然而，“永远不要忘记”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塞尔维亚政权的真实面目和真正目的。不幸的是，米洛舍维奇的部长们今天正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的策略可能已经改变，但他们的目的保持不变，而且得到了类似于今天听到的纯粹宣传的帮助。

当武契奇谈到“在敌方领土深处，在9公里以外射击目标的能力”时，他指的不仅仅是科索沃。在这一范围内有八个国家，其中六个是北约成员国。当他谈到创建一个塞尔维亚世界时，他指的是大塞尔维亚——成员们在1990年代都听说过这些话。

仅仅宣称信仰欧洲理想还不够，还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大规模制造族裔分裂和仇恨。

宣称相信人权却在普雷舍沃谷地和其他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通过钝化系统性地侵犯少数民族权利是不够的。钝化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族裔清洗。宣称相信法治却毫无打击犯罪和腐败的迹象是不够的。宣扬表达自由却对媒体严加管控是不够的。

我们欧洲的中心患了癌症，病因是塞尔维亚在其盟友俄罗斯的协助下企图建立塞族人世界的法西斯想法。除非我们都尽快认清这一现实，否则我恐怕我们将看到塞尔维亚侵略行为卷土重来。科索沃独立是永久且不可逆的，每个人越早接受这个现实对和平与稳定就越好，不仅是对于我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不仅是对于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样。科索沃共和国存在的权利不容否认；势不可挡；最重要的是，它不容忽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承认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其余国家也这样做的时候到了。

巴西的特林达德法官在国际法院就我国宣布独立作出裁定时任国际法院法官，他对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作出了评论，用他的话说：

> “国家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塞尔维亚不能以领土完整为由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并试图以此作为挡箭牌或庇护所，在犯下震惊人类良知的行为之后逃避法律管辖并逍遥法外。”

他还说：

> “像联合国这样为全世界人民而设立的国际组织，完全有资格帮助科索沃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为联合国这样做是按照其《宪章》行事。”

特林达德法官作为国际法院法官就科索沃宣布独立及其是否符合国际法作出裁决已经十多年了。在那之后，科索沃人民真的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我敦促诸位友人来与我们交谈，听听我们的看法，看看毫无保留的真相，看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亲眼看一看我们业已取得的进步，亲身体验科索沃人民的热情。

科索沃共和国在此承诺与在座的所有人一道，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部分，面对和处理面前的新挑战，共同欢庆到来的新成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想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奥吉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感谢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阁下的发言及查希尔•塔宁先生和维约萨·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国代表团欢迎2月14日立法选举促成的积极政治动向以及对于新一届科索沃政府大政方针所作的

说明，新政府将管理冠状病毒病疫情和应对社会经济挑战作为优先事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需要双方建设性地开展对话进程。为取得积极成果，各方必须表现出相互让步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我国代表团对局势再度紧张以及影响宗教与文化场址的事件深表关切。流离失所者回返遇到敌意也是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我们鼓励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宗教场址，并呼吁尊重对流离失所和回返者权利的保护，并尊重他们在尽可能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重返社会。

考虑到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这一问题是和平进程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呼吁科索沃当局保障妇女充分有效参与各项政治进程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最后，我国代表团鼓励在政府改革方案的执行中采取旨在加强法制、人权和社会包容的措施。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加快努力，防止对话停滞。我们赞赏区域和国际行为体致力于支持双方走和平和持久解决的道路。

加斯里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想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所作的通报。我也欢迎科索沃总统和塞尔维亚外交部长与会。

解决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争议是欧洲安全问题；科索沃北部近期的紧张局势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对此，我国代表团欢迎9月30日在欧洲联盟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主持下在布鲁塞尔达成的过渡安排，并敦促双方达成持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这场危机进一步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不论是对于塞尔维亚还是对于科索沃，除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最终协议来持久解决两国间的争端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以建设性的方式和妥协精神继续开展由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损害对话的单边行动。

2011年以来在对话框架下达成的协议给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利益，这些协议仍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和约束力。我们敦促双方尊重并毫不拖延地履行在对话框架下的所有义务。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全力致力于这个目标，支持欧洲联盟特别代表的促和工作。

我们还要对科索沃政府采取的改革努力，特别是在打击腐败、法治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表示支持。我们赞赏为在2021-2026年期间为加强法治所采取的战略。这些努力对于走向欧洲至关重要，为尊重人权而动员妇女平等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同样重要。我们呼吁继续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与科索沃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合作。

我们感谢塔宁先生过去六年努力与其他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协作，领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继续促进科索沃和该区域安全、稳定、加强法治和尊重人权。

法国坚信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未来都在欧洲。欧洲联盟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商贸伙伴、投资者和捐助者。欧洲联盟已经展现了自己的动员作用，特别是在抗击冠状病毒病疫情方面。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对于西巴尔干国家的持续稳定和两个国家走向欧洲至关重要。法国将继续致力于支持双方解决这一问题和欧洲联盟的调解。

拉古塔哈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要与各位同事们一道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活动所作的通报。我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阁下。

我首先重申印度支持塞尔维亚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则立场。我们认为，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

需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塞尔维亚与普里什蒂纳当局最近几个月在欧洲联盟主持下举行的会议。不过，这些会议并没有取得成果。

会议必须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双方都需要本着诚意恢复对话。双方都需要执行已经签署的协议，包括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城市联盟的协议，并找到解决悬而未决的政治、族裔和其他问题的共同基础。

我们对近期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必须通过接触和对话缓和紧张局势。失踪人员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希望，在科索沃特派团的支持下，当局能够确定仍然失踪人员的命运。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境内流离失所者从区域内其他国家自愿和安全回返也至关重要。科索沃特派团应继续与其他国际存在合作，鼓励普里什蒂纳当局解决所有族群的关切。

我们注意到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活动情况，这些活动也是国际合作的一部分。我们还注意到，来自20个北约部队派遣国和8个非北约部队派遣国的驻科索沃部队继续有效地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他们与普里什蒂纳警察部门和欧盟驻科法治团进行密切的战术配合，为当地的总体安全和安保做出了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科索沃特派团继续执行其促进区域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任务。我们呼吁各方与科索沃特派团充分合作，为其工作提供便利。

法雷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特别代表的报告以及在过去六年里为国际社会和科索沃人民提供的服务。我们还欢迎科索沃总统阁下和塞尔维亚外交部长阁下出席本次会议，这表明双方都重视本区域及其全体人民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的未来。

虽然科索沃族群之间的关系近期面临挑战，但我们注意到塔宁先生的通报和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21/861）中所述科索沃局势的总体轨迹是积极的。在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议题的上一次会议上，我们对科索沃当局举行议会选举和成功组建新政府（见S/2021/370）表示欢迎。本次会议是在10月17日开始地方选举之前举行的，此前的筹备工作卓有成效。

正如我们在4月份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对有关科索沃塞族选民受到恐吓的报道表示关切。科索沃的每个人都有权参加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而不用担心恐吓。同样，我们也要对与科索沃机构合作的科索沃塞族非政府组织和寻求加入科索沃多族裔机构的个人受到恐吓问题表示关切。

我们欢迎科索沃当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若干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根据其优先事项，科索沃政府已在加强法治方面取得了进展，特别是通过核准区域反腐和非法融资路线图以及签署“法治职能审查”战略。政府还在实现为60%的人口接种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的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最后，我们希望强调并欢迎科索沃对北约在阿富汗撤离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当然，总是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敦促科索沃当局与科索沃所有族群合作，在这条道路上加倍努力。

我们欢迎联合国在过去六个月里提供的支持，特别是特派团在流离失所者回返和处理性别暴力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还应该强调关于7月份第一次成功起诉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的新闻，这对幸存者和国内起诉战争罪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进步。

特派团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驻科索沃部队一道，在记录科索沃境内族群间事件和对文化遗产的攻击方面发挥了宝贵作用。联合王国谴责一切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同样，我们也谴责对宗教场所包括教堂和清真寺的一切袭击行为。我们对欧安组织报告的此类事件的减少表示欢迎，并希望很快看到所有此类事件的结束。

我们强调，我们继续坚定支持欧洲联盟（欧盟）在欧盟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主持下推

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对话，努力达成一项全面和可持续的正常化协议，造福两国人民。我们鼓励双方履行对话承诺，本着诚意和所有族群的利益参与对话，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导致包括暴力在内的意外后果的行动和言论。我们欢迎欧盟特别代表莱恰克最近在布鲁塞尔通过斡旋达成的协议，期待下周在布鲁塞尔开始会谈，并敦促双方承诺找到一个确保行动自由的解决办法。

多年来，科索沃特派团在帮助科索沃发展成为一个稳定和包容的民主国家方面做了重要工作。自1999年第1244（1999）号决议通过以来，科索沃取得了巨大进展，当地的情况现已大不相同。对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和责任进行审查是对的，这将有助于它更有效地运作，更好地应对当代挑战。

德松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感谢特别代表塔宁所作的详细通报。我们赞扬他和整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队在稳定区域局势、缓解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挑战和满足国内最脆弱社区的社会经济需求方面向科索沃人民提供的支持。

我们还感谢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团队与科索沃妇女和青年进行建设性接触，特别是通过建立信任和旨在促进打击性别暴力的举措。我们注意到欧洲联盟（欧盟）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先生、欧盟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科索沃总理和塞尔维亚总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

我国代表团欢迎在长期中止后恢复欧盟主持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双方关系正常化对区域稳定至关重要，我们鼓励双方继续本着诚意进行建设性接触，并在和平解决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们对最近因车牌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感到遗憾，我们谴责秘书长报告（S/2021/861）中提到的破坏宗教和文化场所的事件。我们呼吁采取统一行动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鼓励塞尔维亚政府和科索沃当局坚持法治和善治原则，维护基本自由，促进保护和尊重人权。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借此机会重申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政治与和平进程以及COVID-19疫情应对的重要性。

我们鼓励妇女和青年更多地参与这些进程。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开展重要工作，以充分执行其在科索沃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任务。

伯恩·内森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在开始发言之前，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所作的通报以及他的整个团队所做的宝贵工作。我首先要强调，爱尔兰坚定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我还要感谢奥斯曼尼-萨德里乌总统和塞拉科维奇部长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建设和平需要时间以及持续和开放的沟通渠道。爱尔兰支持秘书长呼吁双方建设性地参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新对话。由联合国授权、欧洲联盟（欧盟）推动的对话是解决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问题和紧张局势的渠道。我们继续——包括在达成解决科索沃北部紧张局势安排的9月底——看到对话的价值所在。我们敦促双方承诺作出一致和真诚的努力，促进欧盟推动的对话。我们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领导人避免进一步的分裂言论和行动。

对话自十年前开始以来所达成的所有协议都必须毫不拖延地得到执行。已经取得具体成果，改善了科索沃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成果决不能浪费掉；不能从头再开始。双方都有责任尊重并履行其根据对话所承担的义务。一项全面、最终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常化协议对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融入欧洲的前景以及西巴尔干区域更广泛的稳定至关重要。

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科索沃继续受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影响。我们十分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在支持科索沃应对COVID-19方面的作用，特别是通过特派团向科索沃最弱势群体提供援助。

我们重视科索沃特派团促进两性平等的工作，包括推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科索沃特派团在所有族群内针对性别暴力的工作尤其重要。自2016年以来，科索沃的性别暴力逐年上升。尽管已经采取措施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但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爱尔兰欢迎今年早些时候当选议会议员的妇女人数创纪录、以及妇女在政府中的总体代表性。然而，妇女在国家一级取得的成果尚未扩展到地方一级。在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中，竞选市长职位的女性候选人不到8%。妇女还无法获得在地方一级竞选公职所需的资源或资源支助。必须毫不拖延地消除阻挠她们参与政治生活与建设和平的重要工作的障碍。

科索沃人民今年早些时候投票赞成变革，并赞成法治和反腐败的改革议程，新政府已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希望，未来几个月，欧盟改革议程，特别是法治改革，将得到振兴和落实。

在这方面，我也要强调爱尔兰对科索沃专门分庭的支持。爱尔兰认为，打击过去罪行不受惩处的现象对于防止未来的侵权行为极为重要。至关重要的是，科索沃当局遵守其对专门分庭的承诺。

科索沃特派团继续通过其建立信任项目发挥重要作用，将不同族群的成员，特别是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科索沃特派团支持科索沃最脆弱和边缘化的族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索沃特派团在失踪人员方面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可以为失踪人员家属提供急需的宽慰和慰藉，而且是科索沃和解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重要的是，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建立信任。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以及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其他方面。我们祝愿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及其团队在下一阶段任务中一切顺利。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所作的全面通报和领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以及奥斯曼尼-萨德里乌总统和塞拉科维奇外长所作的发言。

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仍然严重影响科索沃，我们赞赏科索沃特派团支持科索沃地方当局和社区减轻这一疫情所带来的挑战，包括提供应对COVID-19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设备，以满足处境弱势者的需求。我们还赞扬科索沃特派团继续支持加强科索沃的法治和民主机构。

我们欢迎科索沃继续对其融入欧洲的道路作出战略承诺，并鼓励它取得进一步进展。这包括推进改革，特别是法治领域的改革、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以及推动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支持科索沃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与这些机构的充分合作仍然至关重要，这是科索沃致力于法治的重要表现。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欧洲联盟（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应继续对科索沃相关法治机构发挥监测和咨询作用。

我们欢迎各方在欧盟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的调解下，在欧盟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和美国特使加布里埃尔·埃斯科瓦尔的积极参与下，于9月30日达成协议，以缓解科索沃北部的局势。任何危及稳定的进一步挑衅或紧张局势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加以避免。欧盟推动的对话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解决所有未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为了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良好进展，至关重要的是，两国应充分尊重并执行先前在对话中达成的所有协议。

关于10月17日在科索沃举行的市政选举，我们相信，这一进程将是包容各方、可信和透明的，因而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未来必要的选举改革努力。

最后，我谨引述秘书长在国际和平日所说的话：

> “不信任和分裂正在导致不同人群相互对立，而此时空前需要团结与合作……我们必须选择

和平……它是……实现……更美好未来的唯一道路。”

因此，我们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或分裂言论，本着妥协精神真诚地参与，并努力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全面协议。这样一项协议将有助于整个区域的稳定，并使人们能够共同努力，推进其共同的区域目标。

德劳伦蒂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我们感谢他的领导以及对科索沃共和国的全力支持，包括支持应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带来的持续挑战。我还要感谢奥斯马尼-萨德里乌总统和塞拉科维奇外长参加今天的会议。

我首先要欢迎科索沃与塞尔维亚9月30日在欧洲联盟（欧盟）特别代表莱恰克斡旋下就车牌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是科索沃、塞尔维亚和西巴尔干地区稳定向前迈出的一步。这表明，领导人公开和认真进行接触，就可以达成共识，使所有公民受益。我们鼓励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通过执行该协议、遵守先前的协议、避免挑衅和重新承诺通过欧盟推动的对话解决其它问题，继续取得进展。对话仍然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关系正常化、最终达成相互承认的最佳平台。

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解决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最近因车牌问题而出现的紧张局势方面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在驻科索沃部队提供的临时支持下，这一问题得到缓和，这表明其他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最近的事件再次表明，科索沃特派团已经完成了其最初任务授权所规定的使命。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现实并争取关闭该团。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将其注意力和资源转向最需要的领域和问题。联合国仍可在推动该地区民主规范和机构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需要在科索沃保持维和特派团。美国对安理会成员先前要求研究并采取措施结束该特派团的呼吁无人理会表示失望。我们再次呼吁制定此类计划，使安理会能够裁撤科索沃特派团，并帮助其变为更有效的联合国存在，帮助科索沃和西巴尔干其他国家充分发挥潜力。

我们赞同秘书长关于妇女充分和平等参与科索沃政治进程的呼吁，并鼓励政府继续大力开展工作，提高妇女在民间社会的地位。

最后，美国仍然全力致力于维护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我们将与我们的欧洲伙伴密切合作，在西巴尔干地区建立尊重法治、和平、繁荣、多民族的社会。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关于该省局势的通报以及他在这方面的看法。总体而言，我们同意秘书长报告（S/2021/861）的意见。

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参加本次会议。今天，我们再次听到维约萨·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宣传说，科索沃是和平和多族裔的，在通往民主和繁荣的道路上取得了非凡成就。这种童话般的描述与现实背道而驰。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对科索沃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作出了自己的描述。她的说法无法让我们信服；她在误导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她的慷慨激昂并不能改变确凿事实。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自治省北部地区局势令人极为关切，因为过去一个月情况严重恶化。

9月下旬，科索沃当局人为加剧该省北部的紧张局势，导致跨越行政边界的交通受阻。在塞族人口密集的地区部署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特种部队、装甲车和重型武器，结果造成平民伤亡。幸得欧盟（欧盟）调解，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协议墨迹未干，10月13日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新事件。当天，科索沃特警部队对科索沃米特罗维察和兹韦昌的商店和药店进行了猛烈袭击，向平民开枪、发射催泪瓦斯和投掷眩晕手榴弹，造成数十人受伤。

我们认为普里什蒂纳的此类行动是蓄意升级政策的表现，旨在恐吓当地塞族人，对其施压并将其赶出科索沃。同样明显的是，这种炫武恫吓行为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量。在10月17日市镇选举之前，民族激进主义“很畅销”。对当地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的袭击以及对其财产的袭击也在增加——几乎是2020年报告数量的两倍。

我们欢迎贝尔格莱德在应对科索沃阿族人的暴行方面采取负责任的立场。贝尔格莱德继续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和《库马诺沃军事技术协定》规定的所有义务，并接受真诚对话，从而在欧盟主持下解决争端。

遗憾的是，我们的西方同事不愿公开、公正看待当前事态。他们继续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尽管只是科索沃领导人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贝尔格莱德承认科索沃独立并支付各种赔偿。西方国家也未能谴责地拉那和普里什蒂纳的“大阿尔巴尼亚”宣传。一些国家支持采取措施建立科索沃军队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彻底推翻这种想法，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方面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

西方同事的反应前后不一，他们为普里什蒂纳出谋划策并在实际上加以纵容，这让后者感到自己可以不受惩罚，并会使局势不可避免地不断升级，发展成为公开对抗。在这方面，我们要重申，维护该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于北约驻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

我们认为科索沃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普里什蒂纳拒绝优先考虑谈判解决方案的公开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趋势。最近几个月，普里什蒂纳两次——6月15日和7月19日——致使欧洲联盟促成的与贝尔格莱德的高级别对话脱轨。毫无疑问，这种新策略——武装挑衅——也旨在破坏谈判进程，特别是因为下一轮将讨论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市镇共同体问题——而普里什蒂纳从2013年起就未能履行这一义务。

我们希望重申欧洲联盟负有的特殊责任，联合国大会2010年赋予其调解职能。因此，布鲁塞尔必须公正开展对话，确保各方无条件遵守它帮助拟定的义务。布鲁塞尔作为调解方的信誉岌岌可危。我们的美国同事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他们能对普里什蒂纳产生独特的影响。我们希望他们将帮助普里什蒂纳理解，解决科索沃问题只有一种办法：通过谈判。

俄罗斯联邦坚决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础上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可行解决办法。这种办法首先必须符合国际法，并经安全理事会批准，因为这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反对科索沃加入国际组织。代表该省的权利完全属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

我们支持海牙专家法庭在调查科索沃解放军罪行方面继续取得稳步进展。武装冲突爆发距今已有22年，早就应该为科索沃阿族极端分子手下的无数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了。

遗憾的是，在2019年5月28日科索沃阿族警官对科索沃特派团俄罗斯籍干事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的袭击事件中，正义仍然没有得到伸张。在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始终优先强调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的背景下，对这一案件的拖延更加令人震惊。

遗憾的是，科索沃本身的司法系统继续失灵。上诉法院对科索沃塞族领导人之一、兹韦钱市市长伊万·托多西耶维奇的不合法裁决就证明了这一点，法院维持了对他的定罪，这违反了《布鲁塞尔协定》。

科索沃的塞族少数群体的状况仍然令人警觉。因此，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该省的比例很低。急需处理普里什蒂纳对即将在科索沃北部供电和配电的塞族人的公司进行认证的问题。随着天气变冷，这对该省的塞族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针对在科索沃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塞族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无情攻击。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教科文组织多个专门机构决定将塞尔维亚东正教遗址保留在濒危遗址名录上。

在这些不幸的情况下，仍然迫切需要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我们支持维持已商定的科索沃特派团预算和人员配置能力，以及商定的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索沃问题公开通报会的频率和形式。我们还希望，特派团面临的所有挑战将反映在秘书长的下一份报告中。

耿爽先生（中国）：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欢迎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也听取了奥斯曼尼女士的发言。

中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愿在此重申，中方尊重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赞赏塞方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作的积极努力，支持塞科双方在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框架内，通过真诚对话协商，寻求彼此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一段时间以来，科索沃方面连续采取单方面行动，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中方对此表示关切。对话协商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唯一选择。单方面行动不利于科索沃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对此类行动加强管控，并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作出努力。

今年6月以来，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在欧盟协调下进行了两轮高级别对话。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也对高级别对话没有取得成果感到遗憾。中方鼓励塞科双方继续对话，赞赏塞方积极展现对话意愿，希望国际社会为此营造良好环境。

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为解决科索沃问题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法律依据。任何突破第1244号决议的言行均可能导致塞科对话偏离正常轨道，推迟科索沃问题的最终解决。

将既有协议落实到位有助于当事方建立互信，并为解决未决问题注入动力。科方应尽快按照《布鲁塞尔协议》规定，切实推进塞族自治市社区的建设。

科索沃各民族实现包容和解、和谐共处，符合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今年以来，科境内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袭击和骚扰事件不断增加，各族关系趋于紧张。中方希望有关方面采取积极有力措施，保护科塞族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加强民族团结，为最终解决科问题提供坚实基础。

近期的形势发展表明，科索沃问题依然是巴尔干和东南欧洲的安全隐患，安理会要继续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仍十分重要。

中方赞赏联科团在塔宁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做工作，支持联科团继续根据授权，在维护科和平稳定、应对新冠疫情、促进民族和解、解决流离失所者返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支持为联科团履行授权提供充足的资源。

范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内容丰富的通报。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感谢他发言。我还注意到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的发言。

越南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欧盟）的推动下恢复已中断九个月的高级别对话，并欢迎双方愿意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探索更多高级别会谈的机会。与此同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关于总体局势，我们强调，为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巴尔干和欧洲的和平、稳定和长期发展，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必须根据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本原则开展和平对话并达成持久解决办法。因此，我们敦促各方在近期所作承诺的基础上，在欧盟推动的对

话框架下恢复高级别会谈，并执行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包括《布鲁塞尔协定》。

在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后，我们也对9月下旬因车牌问题导致的边境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注意到随后就临时措施达成的协议。虽然已经超过了报告期，但因为其根本原因和双方处理分歧的方式，这些事态发展值得一提。我们希望，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将尊重达成的协议，并共同努力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永久办法。

最后，我们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和社区之间的信任和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并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进行接触。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21/861）所反映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国际伙伴合作开展的工作，对于支持科索沃各社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至关重要，包括向处于弱势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设备，分发COVID-19检测材料，以及进行感染检测、培训和控制。我们鼓励国际社会继续支持这些努力，以及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科索沃安全与稳定方面的目标和任务。

赛义德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并欢迎秘书长的报告（S/2021/861）。

报告描述了一些领域的进展，但在打击政治不稳定方面进展缓慢。在这方面，打击腐败和确保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应是核心任务。尽管我们赞扬为确保问责制所作的更多努力，并赞赏地注意到负责起草过渡期司法战略的工作组已经开始工作，但我们仍然对暴力犯罪者事实上的有罪不罚现象感到关切。我们敦促科索沃领导人利用今年选举的势头，巩固法治，打击腐败和保护人权。

所有行为体都需要充分参与重要的高级别政治进程，如欧盟推动的与塞尔维亚的对话。我们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在《布鲁塞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接触，同时以务实的态度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并尊重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永久解决车牌问题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就关系完全正常化达成协议是避免僵持冲突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对科索沃和该地区的未来发展是最重要的。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科索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看到令人担忧的趋势，即失业率上升、收入持续减少、卫生和教育部门内出现倒退以及家庭暴力增加。因此，民主化、保护人权、加强法治和言论自由以及打击家庭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是社会转型的根本。

我们赞同秘书长对科索沃境内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事件的关切，并欢迎政府机构、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为解决这些问题正在作出的努力，包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其他联合国实体共同作出的努力。在打击性别暴力、确保财产权和缓解大流行病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对于科索沃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多族裔和繁荣的社会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妇女是和平的关键。我们呼吁各方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对话和建设和平的所有方面。妇女在议会和本届政府中的代表人数增加，这应成为激励妇女充分参与和平对话的动力。

有人提出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进行审查的问题。我们认为，尽管特派团在应对新的挑战，包括COVID-19大流行病方面适应得很好，但我们将支持研究改进效率的可能性。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除了欧洲联盟（欧盟）领导的进程外，别无他择。它需要我们的充分支持。挪威将继续与欧盟机构、欧盟主要成员国和美国紧密合作。我们呼吁各方遵守其承诺，以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并建设性地参与解决冲突。

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赏特别代

表塔宁提交的秘书长报告（S/2021/861）。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和维奥萨·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出席会议。

墨西哥非常关切地关注最近几周在科索沃地区北部发生的事件，特别代表今天上午向我们介绍了这些事件。在这方面，我们肯定驻科索沃部队各部门在当地开展的重要工作，以确保生活在科索沃地区的所有社区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和行动自由。我们欢迎为缓解当地的紧张局势而商定的一些临时措施，以及为寻求永久解决车辆登记问题而设立的工作组。

然而，这种情况反映了更广泛的挑战，只有通过各方之间的对话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最近几个月，在欧洲联盟（欧盟）推动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框架内，会议取得的进展至少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敦促双方进行建设性接触，以便达成永久解决办法，特别是科索沃地区的最终地位，同时充分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这些决议是达成冲突解决办法的唯一框架。

我们同意欧盟负责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和其他西巴尔干地区问题的特别代表的呼吁，即至少在双方之间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未决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毫无例外地执行过去达成的所有协议。在这方面，我们将密切关注定于未来几周召开的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的结果。

关于秘书长报告中提到的贾科维察问题，正如特别代表塔宁所做的那样，墨西哥重申，必须保护所有希望返回原籍地的人的权利。我们敦促科索沃地区当局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当地社区合作，创造一个有利于所有希望返回的人可以安全、有尊严和可持续返回的环境，并促进重返社会与和解进程。

我们注意到报告中关于性别暴力事件和家庭暴力程度的意见。我们呼吁科索沃当局、民间社会以及国际组织继续促进法律行动框架和公共政策，以应对这一挑战，并确保它们得到充分和有效执行。

墨西哥强调，妇女充分参与政治进程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修补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

最后，我重申，我国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根据第1244 （1999）号决议，与驻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合作，努力实现该区域的稳定并加强法治与安全。

本拉哈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查希尔·塔宁先生所作的宝贵通报。我们再次对他领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努力表示赞赏和支持。我也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阁下和维奥萨·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

过去几周科索沃北部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伴随着紧张局势升级、米特罗维察和北部地区暴力行为和冲突再起——只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这是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又一挑战。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双方缓和紧张局势，减少升级，避免任何单方面或不协调的行动，并在国际主持下恢复对话。本着这一精神，我们重视欧洲联盟迅速作出反应，帮助平息局势，并设立一个工作组来寻找持久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欢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恢复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我们再次呼吁双方继续建设性参与对话，履行义务，执行协议以确保安全和稳定，并为全面政治解决作出贡献。

在这方面，我国表示支持欧洲联盟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的努力，同时希望下一轮会谈将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例如执行悬而未决的协议、经济合作、流离失所少数群体的返回以及剩余失踪人员的命运。

促进族裔群体之间的信任与和平共处是实现科索沃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如果把和平对话、共识与和解放在首位，多样性就无法阻碍一体化和团结。

最后，我谨重申，突尼斯支持区域和国际作出各种努力，根据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本原则，在科索沃找到持久和全面的解决办法，以求实现和平，满足该地区各国人民实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肯尼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所做的通报和服务。

肯尼亚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根据其任务授权，努力促进科索沃及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科索沃特派团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科索沃各族群以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进行了建设性接触。

肯尼亚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今年夏天举行的历次会议，包括6月15日阿尔宾·库尔蒂总理和塞尔维亚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之间的高级别会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通过持续对话，才能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

众所周知，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是各类人群中越来越重要的传播手段，尤其是在参与政治的青年中。遗憾的是，使用此类手段来传播煽动和仇恨言论的做法有详细记录，反映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报告中。

肯尼亚欢迎科索沃特派团监测社交和在线媒体上煽动仇恨和仇恨言论的试点举措。这一举措得到客观推动，有潜力帮助制定有效对抗这些腐蚀性言论的战略。

10月12日星期二，在乌胡鲁·肯雅塔总统阁下的主持下，肯尼亚主办了一次重要会议，重点讨论多样性、国家政权建设与寻求和平等问题（见S/PV.8877）。在该次会议上，肯雅塔总统指出，对多样性的管理不善正在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严重威胁。我想补充一点，这个问题除了制造新的威胁外，还有可能重燃我们认为已经过去的冲突。

我们特别关注的不仅是领导人对彼此说什么，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互相之间说什么。为此，我们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和打击仇恨言论，以及如何防止在社交媒体上煽动歧视、敌意和暴力。目标是让安全理事会深刻了解仇恨言论和煽动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方式。我们将听取私营部门重要人士的意见。

我之所以把重点放在言论、仇恨和煽动行为上，是因为特别代表塔宁谈到，双方之间缺乏信任不仅反映在双方之间，有时还反映在不同人口群体之间。10月12日星期二，肯雅塔总统指出，这种不信任导致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恶化，进而导致国家合法性的削弱。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导致国家无法预防、减轻或解决它正在经历的冲突。有鉴于此，肯尼亚建议各方再次致力于将对多样性的理解和接受纳入其各项政策之中，而且不仅纳入其政策，还纳入其政治文化的发展建设之中。

我愿赞扬妇女和青年的参与，他们寻求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如果这种意见能够使各方重新走到一起，同时突出我们确信仍然存在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

我赞同秘书长报告（S/2021/861）中发出的呼吁，吁请为所有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回返者安全、有尊严和可持续地返回和重返科索沃社会提供有利环境。每一个流离失所者的背后都是一场悲剧，一个失去的机会，孤独以及精神痛苦。

最后，我重申，双方必须始终如一地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并建设性地进行对话，以便在最高级别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全面正常化方面取得迅速进展。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塞尔维亚代表要求作进一步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塞拉科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塞尔维亚公民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的发言，她谎称是我国南部自治州的所谓总统。我们听到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玩世不恭地无视秘书长的报告（S/2021/861）和塔宁先生的通报，而且无视他们最近行动的所有受害者。这个虚假的国家是以战争罪行为基础的，而其创始人都在监狱中服刑，她对此只字不提。对于塞尔维亚人的伤亡和种族清洗行为，她也只字不提，事实证明，2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已经等待了超过22年之久，盼望返回自己的家园，与此同时，她却吹嘘他们接收了来自遥远国家的难民。

塞尔维亚公民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讲述了一些童话故事，将一个虚假的国家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和平与稳定的捍卫者之一”。仅仅两天前，36岁的斯雷科·索夫罗尼耶维奇受了重伤，他的遭遇是否反映了世界上和平与稳定的捍卫者的行动？我们听过打击走私和非法贸易的神话故事。她的主要论点谎言连篇，这很正常，因为她可以撒谎；她被允许撒谎，因为她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在这里，我代表的是一个国际公认的联合国独立会员国；我不能说谎，必须忠于事实真相。

事实是，普里什蒂纳的单边主义正在摧毁通过对话达成可持续妥协解决方案的一切努力。事实是，我们已经履行了《布鲁塞尔协定》规定的义务，而临时自治机构高调并顽固拒绝履行它们承担的义务。库尔蒂先生在6月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轮对话期间以及9月12日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都表示，他们不会允许组成塞尔维亚市政共同体。这就是发言的内容；我可以将它交给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所有代表。

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提到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先生阁下时，她必须起立，因为武契奇先生阁下也是她的总统。她必须向她的总统表示敬意。巴尔干地区的屠夫——哈希姆·萨奇、卡德里·韦塞利以及绑架无辜平民、买卖人体器官的其他人——正在监狱服刑，面临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

她必须停止就战争期间的20 000名性暴力受害者人数撒谎，因为根据秘书长2021年4月5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21/332），性暴力案件的数量已被证实不是20 000起，而是912起。

坐在我右边的人代表着欧洲心脏地区的癌症，他们自1941年初以来，通过民族阵线和独特的党卫军Skanderbeg分支实施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始终念念不忘他们的法西斯传统。

最后，我抗议欧洲中心地带癌症怪物的代表被允许戴着印有伪国家标志的口罩进入本会议厅。

主席（*以英语发言*）：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要求发作进一步发言，我现在请她发言。

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承认并全力支持科索沃各机构果断的法治努力，这些努力有利于科索沃全体公民，不论其族裔为何。我还要感谢强调妇女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的所有人。我们希望与他们每一个人携手努力，扩大妇女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

现在，我或许应该谈谈塞拉科维奇先生这最新一次彻头彻尾的宣传言论。我是独立和主权的科索沃的一名自豪的公民。独立的科索沃绝不会消失。他最好还是面对这一现实，这对塞尔维亚全体公民也会更好，这样他们才能看到未来，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未来，其领导人不再发动战争，不再制造不稳定。他们也已经受够了你们制造的苦难；遭受苦难的不仅仅是我们。我同意，每一个难民，每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我自己也曾经是其中一员。不仅是我，我国80%以上的民众都曾被迫逃离米洛舍维奇种族灭绝政权，现在，有人每天都在美化这个政权。战争犯不仅被人美化，目前的塞族机构还在为他们恢复名誉。

塞拉科维奇先生谈到前几天科索沃一位老妇人的死亡事件。在这方面，作为所有机构的主席和科索沃全体人民——不论其族裔为何——的总统，我谨表示哀悼，但我要在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面前说出真相。任何当地或国际机构——科索沃有着大量国际存在，因此能够报道此类事件——都绝对没有报告称那名妇女死于科索沃机构的法治努力。尸检都尚未完成；塞拉科维先生今天就在这里歪曲科索沃星期三发生的事情。他谈到100起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事件，但事实上，他无数次提到同样的犯罪事件，才达到100起这个数字。根据国际报告，事实真相是，从2017年到2020年，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比例为0.03%。这个数字在科索沃不是3%或者0.3%，而是0.03%。我们致力于把该数字减少到零，因为科索沃塞族人不害怕我。相反，科索沃塞族人害怕的是违法的平行犯罪架构，这些架构恰恰得到武契奇总统本人的协助、教唆、资助以及支持，而变成帮派团伙。正如联合王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代表在这个会议厅中提到的那样，这些架构正在侵犯包括自由选举权在内的所有这些基本权利。恐吓塞族人使他们无法自由参加选举的正是这些架构。作为科索沃全体人民的总统，我想再次在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的面前承诺，竭尽我们的全力保护科索沃塞族人，使其免遭这些非法犯罪架构的攻击。

塞拉科维奇先生还提到Ivan Todosijević一案。此案中，科索沃法院完全遵照欧洲人权法院关于禁止否认灭绝种族罪的规定，指控受审者否认战争罪。战争罪是不能否认的，因为此举助长仇恨言论和有罪不罚，推动更多紧张。但是，塞拉科维奇先生早些时候提到的协议规定，特别小组将只适用于塞族人占多数的地区，而普里什蒂纳不是塞族人占多数的地区。它是科索沃的首都，不属于协议规定的塞族人占多数的法官小组的范围。因此，我们充分遵守了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

请允许我花一些时间谈谈所谓的袭击教堂事件。请允许我再次援引北约的话。最近，北约通过其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驻科部队）的代表公开表示，过去10年中，科索沃没有发生针对Visoki Dečani修道院或其它教堂的严重事件。这是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科索沃警察、独立的科索沃的科索沃多族裔警察保证了大多数这些教堂的安全，驻科部队介入的Dečani修道院除外。驻科部队再次证实，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中，那里没有发生严重事件。因此，塞尔维亚应该开始反击有罪不罚，停止美化战争罪犯和恢复其职衔的行为。

是的，科索沃完全支持设立特别法庭。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表现出对国际司法的如此承诺。科索沃所有领导人均心甘情愿地同该法庭合作。安理会成员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要隐藏。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要隐藏。真实的情况就发生在世人的眼前，真实的情况就是，北约成员—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进行了干预，以制止塞族人的灭绝种族行为。这就是真实的情况，这种真相是塞尔维亚及其盟友修正历史之举所不能改变的。真相就是，我们是受害者，塞族人是侵略者。

我们从来不玩集体指责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科索沃致力于对话。我想再次向安理会保证这一点。我们承诺不只是坐在桌前，而且积极参与，提出将给本地区带来更多和平与稳定的建议。但是，既然塞拉科维奇先生滥用今天在这个会议厅发言的时间，玷污我自豪地代表的受到欢迎并且在科索沃和平生活的各族民众—科索沃塞族人、科索沃阿族人、科索沃土族人、科索沃罗姆人、科索沃阿什卡利人、科索沃埃及人、科索沃戈兰尼人以及所有其他人—的名声，也许我也可以提出一些名字。

请允许我首先说一下六个月大的Liria Muccioli，她的名字意为自由。战争期间，她与家中53名成员——其中多为七岁以下的幼童，还有自己的母亲和祖母——一道，被军队和警察禁止逃离家园和米洛舍维奇政权。当时，我们听令于内务部长—现在的塞尔维亚议会议长—和宣传部长—现在的塞尔维亚总统—以及许多其他人。这家人被要求返回自己家中的一间小屋，并在那里被全部处

死：54人，其中多为幼儿。更有甚者，军方和警察还放火焚烧了房屋。实际上其中一些儿童、有几个只有2岁当时仍活着————虽然受了伤，但仍活着————在自己的家中被活活烧死。更有甚者，军方和警察又回到这座房子，第二次放火焚烧。事实上，他们三次放火焚烧整座房屋。

如果塞拉科维奇先生今天去探访那座房子—我以科索沃共和国总统的名义邀请他这样做—我会请他在那里下跪，因为用维利•勃兰特的话来说，这是人类无法用语言伸张正义时做的事情。人们在墓前下跪。约54人、其中多为幼儿、包括六个月大的Liria Muccioli被放火焚烧了三次。他们犯了什么罪？塞尔维亚曾经道过歉吗？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成员提出另外两个名字—Dragan Obradović和Srećko Sofronijević。据贝尔格莱德的人道主义法中心称，他们是下令进行这些犯罪的两个人。当然，他们就在塞尔维亚境内。当然，他们已被恢复职衔。当然，塞尔维亚新政权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工作。当然，有罪不罚仍在继续。

我可以不停地列举创伤仍未愈合者的名字及其家庭，因为塞尔维亚继续在乱葬坑上蒙头大睡。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出示地图。这是迄今在塞尔维亚境内发现的乱葬坑的地图，据在塞尔维亚被杀害的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称，该国境内还有许多其它乱葬坑。

我敦促塞尔维亚开放这些乱葬坑。我们想要回我们的亲人。我们想让他们回家。我们想向丧痛的母亲归还这些遗体。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想让母亲们有一个地方，能够在1 600多人的空荡荡的墓地前放置一束鲜花。我敦促安理会成员永远不要忘却，以便我们不再需要“永不忘却”这句口号。

永远不要忘记塞尔维亚政权的真面目。也许对塞拉科维奇先生，我要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

塞尔维亚吓不倒我们。自由深入我们的DNA。

主席（以英语发言）：塞尔维亚外交部长请求再次发言。鉴于安理会已落后于原定计划，我要求本次第二次发言以三分钟为限，并且为本次会议的最后发言。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发言。

塞拉科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担心奥斯曼尼-薩德留女士的心智。她说了许多谎话。我对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说，这是斯雷科・索弗罗尼耶维奇。这是两天前被她的犯罪分子开枪击中后背的那个人。他不在贝尔格莱德。他没有下令做任何事情。他是一名普通公民。这是斯雷科・索弗罗尼耶维奇。我请她停止撒谎。鲍里斯・塔迪奇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前总统。感谢上帝，他情况很好。他住在贝尔格莱德。他并非像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所说的那样已被杀害。

她在说什么？她就所谓的塞族人教堂遇袭事件说了些什么？过去9个月里，有15座教堂遭到了抢劫和袭击——15座教堂。科索沃摧毁了逾19个墓园和公墓——塞族东正教公墓。他们对某些事情有罪恶感。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谈到了科索沃的伤亡情况。我对此感到难过。但是，苏塔科维奇一家——母亲、父亲和三个孩子——的情况又怎么说呢？他们的遗骸最近在贾科维察工业区被发现。他们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全家人都被杀害了。22年前，她并不只是因为是难民才深入高山里。她在那里是因为她与恐怖分子在一起。根据中央情报局1997年的恐怖分子名单，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被宣布为恐怖组织。我请她不要向我们谈论修正主义历史观。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她无法隐藏党卫军Skanderbeg师以及“国民阵线”的历来做法，他们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为纳粹效力的一些最出名的人。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机会说这些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要求再次发言。我请她将发言时间保持在三分钟以内，而且这将是最后一次发言。我现在请她发言。

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将力求做到言简意赅。塞拉科维奇先生当然无法理解战争受害者经历的事情。在受塞尔维亚政权所迫同成千上万其他科索沃人一道逃离家园之后，我在山里躲藏了几个月。直到1999年5月，我和家人才得以前往黑山，在那里我作为难民待过很短的时间。因此，我知道因为塞尔维亚的恐怖和灭绝种族行为而沦为一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名难民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向阿富汗人民敞开了心扉。

我指的当然是金吉奇先生，而不是塔迪奇先生，但实际情况仍然是，这位在塞尔维亚遇害的塞尔维亚已故总统实际上谈到过这些群葬坑。他最亲密的协作者现在证实了这一点。塞尔维亚现任议长公开威胁那些与国际社会合作、谈论这些群葬坑下落的塞尔维亚民众。他在国家电视上公开威胁这些民众，说那些谈论群葬坑及其下落的塞尔维亚人将被视为民族叛徒。这种有罪不罚现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塞拉科维奇先生当然可以继续进行他的宣传，试图侮辱我们。但是，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真相是无法改变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他眼前。当然，我没有提到斯雷科·索弗罗尼耶维奇是参与1999年事件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提到塞拉科维奇先生是为了证明他的宣传，因为事实上，绝对没有证据证明斯雷科·索夫罗尼耶维奇是被科索沃警察开枪击中的。绝对没有证据。

驻科索沃共和国的各国大使馆知道这些事实。他们一直公开谈论这些事实。他们表示完全支持科索沃在实地进行的法治努力。我邀请所有存在疑虑的人承认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认识到科索沃人民的苦难，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现实。我邀请他们到我们国家来亲眼看看——看看实地正在发生的情况，人们遭受的苦难，以及因为塞尔维亚施害者没有被绳之以法而仍未愈合的深刻创伤，同时也看看科索沃年轻人巨大和杰出的潜力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让我们加入联合国会员国行列，成为一个能够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主权国家。

中午12时55分散会。